

晚清民国
小说研究
丛 书

换巢鸾凤

包天笑 著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凤鸾巢换

包天笑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07号

HUANCHAO LUANFENG

换巢鸾凤

包天笑 著

责任编辑：赵洪林

封面设计：郝威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2插页 27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印数：1—5 460册 定价：5.5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543—8/I·99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小说内容和政治、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写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小说，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无疑，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度位置，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过去，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资料缺乏，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

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艺术性较高，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选取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以长篇、中篇小说（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为主，兼辑短篇小说。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一般不再收入。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

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横排，并按文意分出段落。

吉林文史出版社

(90)	 伏幸前双回青黛痕	回二十章
(101)	 戮戮野山空人思瀑湖	回三十章
(111)	 目 录	回四十章

第 一 回	绣阁娇娃沉酣香梦 绮筵名士物色芳踪	(1)
第 二 回	飞絮扑身渐成美眷 散花着体终结良缘	(10)
第 三 回	为赈灾佳人牺色相 因救国志士献金钱	(19)
第 四 回	破怪囊猎官施诡策 行捷径诳友博巨金	(28)
第 五 回	金屋藏娇名姬离故院 银槎载艳游子返星洲	(36)
第 六 回	严词厉色老父施威 曲意柔情小妻疗妒	(46)
第 七 回	珠胎初结绣褓试新声 玉貌争妍璇闺钟灵气	(55)
第 八 回	粉剩脂残冥鸿遗迹 玉娇珠媚雏凤新声	(64)
第 九 回	风去楼空娇娃失母 鸳孤巢冷游子离家	(74)
第 十 回	虚室萧条轻尘栖弱草 空房寂寞苦雨泣娇花	(83)
第 十 一 回	玉邸春深三姝献媚	

	琼筵宵回双艳争芳	(92)
第十二回	斗奇炫异古物作新装 睹影思人空闺搜遗篋	(101)
第十三回	云袖霓裳翩跹来嘉会 风饕雨餐残虐到芳姿	(110)
第十四回	明月清风幽思悲弱质 青天碧海静夜发浩歌	(119)
第十五回	巧安排海滨栖孤凤 疏防范天外逝冥鸿	(129)
第十六回	不见娇娃侦骑来母氏 忽逢俊侣迷藏忆儿时	(138)
第十七回	意绪凄凉身飞翠凤 姻缘美满命照红鸾	(147)
第十八回	孤馆凄凉愁添心上辜 名圆踟躅巧遇意中人	(157)
第十九回	伊人何在清泪淋漓 佳客忽归喜心翻倒	(167)
第二十回	之子于归飘零嗟弱妹 可人不至惆怅贺新郎	(177)
第二十一回	肠断一封书美人嗟命 身经万里路游子宁家	(186)
第二十二回	潭宅深沉病床瞻玉影 海楼寂寞零筒剩瑶笺	(196)
第二十三回	玉简残留空悲老父 铁鞋踏破难觅娇娃	(206)
第二十四回	并宿双飞喜逢新蜜月 千程万里潜渡旧金山	(216)

- 第二十五回 情凄切远游怀老母
意缠绵忍痛别娇妻 (225)
- 第二十六回 奋不顾身佳人迎雪刃
情甘流血爱侣试霜锋 (235)
- 第二十七回 淑女情深瘢痕留玉臂
痴郎病困魂梦恋琼姿 (245)
- 第二十八回 持大礼名闺谏老祖
探幽踪旅邸访娇儿 (255)
- 第二十九回 爱女情深纵横挥老泪
望夫意切宛转诉芳心 (265)
- 第三十回 去燕来鸿闺人伤离绪
移花接木馆主设狡谋 (275)
- 第三十一回 狡店主是信口开河
痴郎君竟以泪洗面 (285)
- 第三十二回 玉容缥缈梦里化轻烟
珠泪淋漓客中展遗墓 (295)
- 第三十三回 繁花环孤冢魂断归鸿
滨海拥层楼巢寻旧燕 (304)
- 第三十四回 翼折双飞徒伤翠凤
情联两好又照红鸾 (313)
- 第三十五回 妥贴瓶花悲思凭玉照
殷勤樽酒邂逅讶芳名 (322)
- 第三十六回 细字密书潜通消息
明罗暗网巧设机关 (331)
- 第三十七回 迢遥祖国孝女觅慈乌
咫尺天涯故人逢旧燕 (340)
- 第三十八回 觅叶究根试寻环翠路

挥情捐爱小隐拈花庵……………(349)

第三十九回 出牢笼天外渺冥鸿

伴禅室人间悲雏凤……………(359)

第四十回 雪衣缟袂月冷招魂地

青磬红鱼日长绣佛天……………(369)

(348)……………

回八十二集

(349)……………

回六十二集

(350)……………

回十三集

(351)……………

回一十三集

(352)……………

回二十三集

(353)……………

回三十三集

(354)……………

回四十三集

(355)……………

回五十三集

(356)……………

回六十三集

(357)……………

回七十三集

(358)……………

回八十三集

· 第一回 ·

绣阁娇娃沉酣香梦 绮筵名士物色芳踪

且说在春风骀荡的天气中，有一家巨邸的红楼一角，是一位十九岁娇贵小姐的妆阁。时光已经是上午九点半钟了，红日从它蜜黄色的窗帘中偷偷地照到她的妆台上了，她却还是香梦正酣。一个侍儿，唤作阿靛的，向另一个侍儿道：

“时光不早了，怎么大小姐还不起来？我们不如去唤醒她吧！”另一个侍儿阿曼道：“不要去喊她！她昨天晚上回来的很迟，已经有一点多钟了。此刻去唤醒她，防她睡得不足，回头又发脾气。”阿靛道：“不是呀！这时老太爷已到了书房里了，不是往常日子，九点半钟光景，大小姐就到他书房中去吗？防的大小姐不出去，老太爷要派人来查问。”阿曼道：

“就是查问也不要紧。老太爷是最疼我们大小姐的，起身迟了一点，也决计不会来责备她的。不比昨晚一夜不曾回来，那倒是不好的。但我们大小姐，从来也不曾有过夜未归过。迟点起身，那算得什么事，只说有点头里痛，不舒服，便是老太爷书房里不去，他倒反而自己要来看她咧。”

阿靛叹了一口气道：“一样是孙女儿，我们老太爷，对于我们这位大小姐，却爱如掌珠，真是千依百顺。对于大房里这位二小姐，却恨如切齿，连门也不许她上，见也不愿见

她一面。其实二小姐也很标致，而且还很聪明。听说在学堂里读书，比我们大小姐还用功。二小姐并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为什么老太爷不要这位孙小姐呢？”阿曼道：“老太爷是天生就这副顽固脾气，他以为二小姐的生身之母，出身不正。以为她的母亲不好，女儿一定也不好的了，胸中横亘着那样一个心理。当大老爷讨了二小姐的母亲回家来时，老太爷就大发雷霆，把大房里便驱逐出来，不要他们住在一家。因此大房里，便只好另外去住。不然，你想我们这宅里，不用说大老爷一房，有十房儿子，也住得下咧。”阿靛道：“真的！我们这位老太爷，不但是个老顽固，而且性子暴躁，在家里是个暴君。凡是伺候他的男女佣人，不但被他骂，而且也被他打过。就是一向服侍他的三姨太，跟了他十多年了，他发起火来，不管在许多人前，要打就打，要骂就骂。人家到底也是近四十岁的人了，一点面子也不给。所以三姨太常常背后哭泣，幸亏我们大小姐不时安慰她。常说：“祖父的脾气，三太是知道的，他吵过了没有心，也就没事了。况且他年纪已老，原谅他老年人吧！好在我们做小辈的，是都知道的。这样的安慰她，三姨太听了也略为平平气咧。”阿曼道：“老太爷就是这样，凡是家中婢仆以及姨太之类，他都不以人礼相待。对于大房里二小姐，也因为她的母亲是姨太太，而且是个妓女，也不知是个女伶出身，这事我不大明白。不幸二小姐的母亲，趁大老爷不在家时，又逃走了，留下二小姐，不曾带了去。老太爷知道了，愈加愤怒，说是败坏了他的门风。因说二小姐是她生的，有种出种，有其母必有其女，将来也一定不是好货。”阿靛道：“二小姐的母亲，逃走出去，到底是失着了。这样的人家，吃著不愁，而且大老爷因为喜欢她，才讨了她的，也不曾虐待她。看着自己这样的膝下娇

女，也哪能下得这个狠心，下堂一走呢？”阿曼道：“这个我们哪里知道？人心总是一样的，她要是能够忍受，我想总是能忍受的。或者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实在不能忍受，她只有一走了之了。走的时候，大老爷不在家里，这还是一个疑问呢。”

两个侍儿在房外月廊闲话，忽听得房内声响，知道里面的女主人醒了，两人都进去伺候。只见她们的那位大小姐，星眸微启，霞脸半晕，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阿靛向妆台上一具玛瑙石小金钟望了一望，说道：“九点三十九分钟了。”那位大小姐，便在枕边掏出她那只钻石镶边的小手表，看道：“时候不早了，真真是睡失了聪了，你们怎么不来唤醒我？”阿曼笑道：“我们为见小姐昨天晚上，回来得略迟了一点，早晨可以多睡一刻儿，所以不曾来惊动你。”大小姐揉了一揉眼睛，又问：“老太爷起来想很久了，问起我来不曾？”阿曼道：“老太爷倒还不曾问起小姐，他在外书房里有客。那位客人，八点半钟就来了，听说是昨天老太爷约他今天早晨来的，是一位由香港来的客人。老太爷照例九点钟出来，此刻还在和这位客人谈话，所以还不曾问起大小姐咧。”大小姐道：“那末让我赶快起身吧！阿靛！你给我浴室里放好了水！”阿靛在浴室里答应道：“小姐，水已经放好了。”那位大小姐，披上浴衣，一双白足，趿上了拖鞋，便向浴室中来。一面又问：“三小姐起来没有？”阿曼道：“三小姐也起来了，方才她还问大小姐可曾起身，起身以后，三小姐说到这里来，一同去见老太爷咧。”大小姐点点头道：“昨天回来的真太迟了。从来也没有这样迟过，往常至迟到十二点钟以前。总归回家的了。昨天因为胡家做寿，姊妹辈到的很多，他们又开什么音乐会，因此回来的很迟。我

们的车子，又送了二小姐回家，在那里又略坐了一坐，不免有一些耽搁了。倘然老太爷问起，不要说我们回来的这样迟呀！”阿曼笑道：“老太爷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了，小姐们每天回家，都是很早的，偶然有一次，为了吃寿酒之故，迟一点回来，老太爷想也并不会嗔怪的。”大小姐道：“不定哪！虽然此刻女子也解放了，一个女孩儿家，深更半夜在外面，总不大好。况且我总算年纪最大，还带领着两个妹妹，人家总说是我牵引了她们。老太爷是个古板的人，他虽然疼爱我们，听说我们放荡，他也要不答应的呀。”大小姐说着这些话，翩然自走入浴室中去。

笔者趁她就浴的时候，把她们的家世，略为叙述一番。原来这一家巨邸是姓陈，她的祖父唤作陈矩泉，原籍广东，是一位华侨大富商。家有二千余万，他是经营橡皮、木材、运输等事业，无往而不获利。他有位夫人，在他不曾得意之前，共处患难，非常艰苦。但到了他将近得意发迹的时候，他的这位贤良的夫人，忽然逝世了。他为了纪念他夫人起见，也不曾续过弦。只娶了几房姨太太，以为娱老之计，但因为这位陈翁性情执拗，脾气暴躁，不容易伺候，总共讨了四位姨太，倒去了一双。陈翁也不强留，你要去时，给几个钱，遣散了就完事了。就只一位三姨太，是专门伺候他的，年华半老，也不会再下堂求去的了。还有一位二姨太，是一个多病的人，长斋礼佛，她也不管家内一切的事业，家中也好像没有她一个人似的。所幸陈翁这位正式夫人，早就生下两子一女。他的长子名唤昂若，次子名唤怡如，三女却许配于黄氏。这黄家也是一位华侨，因为陈翁在南洋一带经商，华侨之女，许配于华侨之子，可谓近水楼台了。

我今且把陈翁的长子陈昂若来谈谈：这陈昂若席他父亲

的余荫，在年轻的时候，却是一位翩翩美少年。人家说：和他的乃翁陈钜泉，有些儿不类。原来陈钜泉，面目黧黑，性情粗豪，大约也是这几十年辛苦经营所致。陈昂若却不同了，身长玉立，气概英华，真似昂昂然若千里之驹一般。陈翁对于他，很有无限希望，十七、八岁时，便送他到美国去读书。他资质也很聪明，不到几年，便毕业于美国某大学。那时陈翁所经营的事业，日渐发达，家产也日益豪富。富了以后，便转到贵的念头。他本来是南洋富侨的巨擘了，当前清光绪末年的当儿，曾经以某一次赈灾案，他捐输了几万块钱，得奖特用道，赏给二品封典。他竟煌煌然朝珠补挂，红顶花翎戴起来了。虽然是一班华侨，却心不忘夫祖国，他们都知道陈翁是朝廷一位命官了。他们虽不知道他的官职大小，只知道他是一位道台，可与领事官分庭抗礼，官职也就不小。而且只就他的红顶花翎，也不是一个小官，中国最大的官，也不过是个红顶花翎罢了。不过华侨中有几个知识界中人，似乎还有些瞧不起他。说他这个功名，不过用钱捐来的，无足为奇。只要谁有了钱，谁可以明日戴上红顶花翎，谁就是道台大人，也和他一样。这不过是一个捐班，有些儿铜臭之气，并不算得清高。那些话吹入陈翁耳中，他听了觉得很不高兴。现在他的大公子陈昂若，在美国大学毕业了，并且学的是政治经济科。又知道中国政府，此刻正要网罗这一班出洋留学毕业生，举行着留学生考试。凡留学生应试中式者，辄得举人进士出身，还授以翰苑部曹等职。有许多留学回国的，一经考试，联翩登第，有几位，居然人称之为洋翰林了。因为翰林两字，是中国人所视为最高贵的，虽在华侨中人，也久闻此秩清贵。此刻一班留学生归国以后，也居然是个翰林了。纵然人家在翰林之上，加上一个洋字，

称之为洋翰林。然而在当今之世，洋翰林也许比寻常翰林为吃香咧。此刻陈钜泉以捐资而得道台头衔，被人说是捐班，不无铜臭之气。他想：倘然我的儿子，以美国留学毕业出身，应了留学生考试，得有功名。他是以自己真本领中式进士，博得个翰苑资格，再不能说他不是清高职位，也带有铜臭之气了。因此打了好几通电报到美国去，教他的长公子陈昂若回国应试。并且说：“我们虽是华侨，究竟是人，应为祖国效力。况且你又学的是政治经济，现在中国正需用此等人材，方可一展所长。现今朝廷极意变法，因此重用留学生，我辈趁此发展，不可坐失机会”云云，倒是一篇大道理。

那时陈昂若只得从美国回来了，他的父亲是住在星加坡，见过老父以后，却又发生一件事了。原来陈昂若在未到美国去的时候，早已由家中给他对了一头亲事，是家福建华侨姓邓的人家小姐。也是一位娇美的姑娘，邓翁只生下她们姊妹二人，她却是居长。陈昂若留学美国去的当儿，未曾结过婚，在留学期中，邓翁曾来催询，陈钜泉也曾写信给他儿子，教他在暑假的时候，回来一次，以便结婚，结婚以后，不妨再去留学，甚而至于带了娶的新夫人，一同到新大陆去，呼吸自由空气，也无不可。可陈昂若却不肯回来，他说：自己年岁尚小，文明时代，不重早婚，待我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再行回来结婚，也未嫌迟。实在陈昂若很不满意于这次订婚，又风闻那位邓家小姐，性情骄纵，容貌不扬。一直到了这一次，为了回国应试，先到自己家里的时候，他的父亲，却逼着他要完婚了。先是也不给他说明，早把完婚的日子也选定了，及至他回到家里，距离他结婚的日子，不过四、五天了。他的父亲就以命令的态度，逼他结婚。他说：既然订了

婚了，不能耽搁人家姑娘们的青春，自以早日结婚为定。他说：从前催你在暑假中回来完婚，现在可不是已毕业了吗？他说：你兄弟也已经完婚了，本来应该你先完婚，然后及他。因为你迟迟不归，人家等不及了，所以先你完婚。此番你不能再延迟了，待你结婚后，我总算是向平之愿已了。将来你回到祖国去，倘有一官半职，你带了你的妻子前去，我可也不管了。陈昂若满想回家一次，匆匆即行，趁此到中国各地去游历一番。不想他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迫他结婚。而且关于婚事上，都已一切安排妥贴，只等候他一位现成新郎。陈昂若一则慑于老父的威胁，二则自己原说过毕业后完婚，三则现在处此地位，入于家庭的牢笼，要反抗也无从反抗的了。好在他在美留学几年，也没有情投意合的女友。他此刻的希望，倒是对于邓小姐，不似外间的传言，说她：性情骄纵，容貌不扬。不得已而思其次，容貌即使差一点，守着古训，娶妻娶德之旨，深望性情还能投契，则夫妇间也可以相敬如宾。

及至邓小姐过门以后，论其容貌，却还是中人之姿，并不似人家所说的怎样难看，陈昂若略觉宽慰。便希望她性情不至于乖戾，但是初入门的新妇，到底是婉顺的多。而况在陈翁这样的近于专制的家庭中，早被他的威凌所协制了。不过闺房之内，阿翁权力不及之处，邓小姐渐渐露出她的被抑的性情来了。陈昂若起初也很忍耐，后来渐渐至于不能忍耐的地步，不免起了冲突。陈昂若想：这也算了吧，横竖我就要离家，没有多少日子了，就是受，也不过受这几天了。凡人可以享家庭之乐的，自然享乐，不能享家庭之乐的，只离开家庭就完了，何必执着一切呢？这时他的父亲陈钜泉的意思呢，他以为由我从小给儿子订的婚，此刻由我手里给他完婚

了，我做父亲的责任已完。以后他们小夫妇和睦的，当然最好，即使意见参商，不能和谐，也与我无关。完姻之事已毕，即关心到应试的事了。陈钜泉本是一位侨民中大富豪了，为了他的长公子前程计，多花几个钱，略不吝惜。所以这回陈昂若回到祖国来，囊资甚富，而且陈钜泉长袖善舞，近来在南洋一带，以及中国各通商口岸，都有事业。各大商行，各大银行，都有往来。知道此去先经过上海，而上海又是人文荟萃之所，到那里先要通通声气。所以就预先电托上海某银行，说是凡他大少爷要用钱，尽管给他用就是了。只要一个电报来，整万的款子，可以电汇过去。不但是银行，就是别的商行，以陈钜泉长公子的名义，也一概可以通融。

不想陈昂若的为人，倒是慷慨有大志，不像他的父亲，只图私利，仅顾自己的人。那时候，正值清廷衰乱的当儿。他在美国大学，所习的是政治经济，自然也随时留心着祖国的朝政时事。他深知道清政不纲，万难支持下去，而强邻压境，国家正处于颠危之地。他知道父亲的意思，不过要教他做官，然而在清廷做一个官，有何意味。况且他的学问。都是美国得来，而美国早就是个共和政体，他已心醉共和，还能与清季这一班腐败官僚为伍吗？他当然不以老父的意旨为然，但他深知老父的性情固执，也不敢明示反对。好在无论应试不应试，他都想向祖国一行，藉此一观中国的情形如何。譬如一位医家，到底也要一诊这位病者，病到如何程度，方始可以对症下药。所以他结婚后，不到两月，便到上海来了。

上海有许多大商行，都与陈翁有联络关系，知道这是华侨富商陈某的长公子，而且是美国某大学毕业回国，来应留学考试，差不多就是一位新贵人了。听得陈昂若到了上海，

当然争相款待。陈昂若因为有许多也是他父亲的老朋友，为了商业上的关系，不得不互相酬酢。实在对于这班巨贾，情谊都不甚相投，他在上海，倒认识了几位比他先回国的美国同学，这个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图谋改革之际，一班革命志士，群聚上海。陈昂若就因为几位美国同学的介绍，而认识了许多革命党人。他们见陈昂若是个少年英发之士，又是美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生，是个华侨子弟，家里又是个巨富，自然引为同志，深相结纳。陈昂若也以为欲救中国，非革命不可，那时他倒是日与革命党人游，纵谈改革方略，自己也是一位革命志士，早把回国赴京，应留学考试的事，置之脑后了。原来上海是中国通商场，著名繁华之地，选色征歌，成为风尚。就是一班革命志士，在此灯红酒绿之场，也常涉足其间，未能免俗。甚而有借着妓院妆阁，作为秘密会议之场的。有一天，也是一位革命家马公武，在一家妓院中宴客，所请的都是革命同志，陈昂若也是座中之客。大家都叫了局，花符飞去，鹭燕齐来。陈昂若见主人背后坐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风致绝佳。便问道：“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马公武以为陈昂若赏识了，便嚷道：“转过去！转过去！什么名子，你自己问她好了。”正是：

慢从花下寻芳躅，且向尊前问小名。